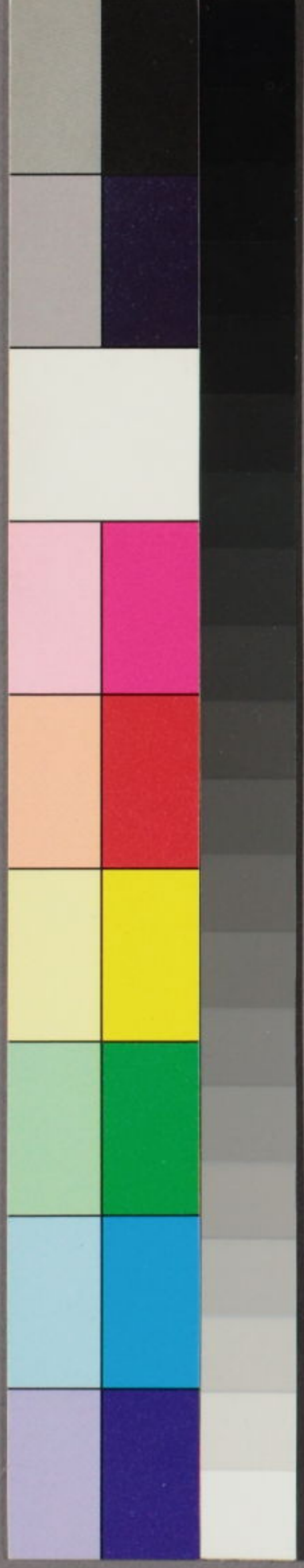


寒岳集

共十七

~ 16
2437
12



和
號 2437
卷 17-12

寒岡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行狀



輔國崇祿大夫行判敦寧府事兼判義禁府事五
衛都總府都總管西川君 贈忠勤貞亮竭誠效
節協策扈 聖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
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
監事 世子師西川府院君鄭公行狀
公諱崐壽字汝仁自彌栢谷又彌慶陰朝隱年六十
五

姓鄭氏本貫忠清道清州

曾祖諱胤曾故任通訓大夫行鐵山郡守義州鎮管
兵馬同僉節制使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



義禁府事清城君妣全義李氏淑人 贈貞夫人

繼玄風郭氏淑人 贈貞夫人

祖諱應生故任禦侮將軍行忠佐衛副司直 贈崇

故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西平君妣

安東權氏淑人 贈貞敬夫人

父諱承門故任禦侮將軍行忠佐衛大護軍 贈推

忠積德秉義補祚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

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觀象監官清原府院君妣

金海金氏淑人 贈貞敬夫人

生父諱思中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

事妣星州李氏 贈貞夫人

鄭氏系出西原世仕麗朝宦居於京以儒名家牧隱先生

李公穠為立家傳而謂之西原大姓者是也有保勝別將

諱克卿始載于譜生贈中即將諱孝聞中即將生諱顛在

高宗時率畢玄甫等斫平西京叛賊崔允秀超薦至大將

軍後玄甫又叛奉命宣諭不屈立節退贈上將軍是生御

史贈右僕射諱儂僕射生都僉議贊成事章敬公諱階章

敬生重大匡清河君諱憤清河生左諫議大夫贈門下侍

中清河府院君雪谷先生諱誦雪谷生進賢館大提學清

原君贈門下左故丞文簡公圓齋先生諱樞圓齋生本

朝開國功臣政堂文學西原君文愍公復齋先生諱摠復

齋生折衝將軍上護軍諱孝忠上護軍生通訓大夫兼司

憲府執義諱沃卿寔於公為高祖西平母弟監察 贈左

承旨諱應祥少端敏志學受業於文敬公寒暄堂瑞興金

先生諱宏弼之門先生愛之以其女歸焉與弟大司諫
贈大司憲諱應麟游學西序為一時士類所推許生叅判
公天資夷曠烟幅無華平居坦蕩不以外物經心終日悠
然無經營計較之私識者謂之不失赤子之心築書室訓
後生觀書一覽透徹蘊奧文學名流多從質問夫人星州
李氏隱不仕諱煥之女隱君既寬厚長者而夫人德性溫
懿慈仁恭儉多識前言往行以教諸子子男三人公居其
中我 中廟三十三年嘉靖戊戌十一月十五日乙酉未
時生於星州南山里柳村之鄉第幼穎秀異常見者奇之
時叅判公館寓李隱君之宅隱君常加撫摩曰非常之兒
宜善育之四五歲已能解識數與方名時獨端坐積席之
上貫誦四海神名音響清琅聽者傾耳清原以冢嫡無嗣

又無兄弟在諸從倫序惟叅判公當次故請公為後癸卯
春公年始六歲自星鄉就養京家初清原公夢有白頭老
人從廟門出曰汝莫患無兒當有貴子宜以崑壽名之覺
而心異之即呼燈書于壁以記之公初名達至是遂改以
今諱燿戲不凡出語驚人始教文字日覺進就諸老縉紳
嘖嘖稱賞呼以奇童鄭林塘惟吉居同洞命公寫字又與
之語喜曰當是遠到器洞文得胤子矣丙午 明廟元年
也清原公陳乞 駕前啓下立後出就外傳聞見益廣每
日受業之後待坐師席他人所受留意叅聽翌日其人或
不能自誦其所受而公輒歷誦無差嘗從大人往甲中宴
集見坐客冠花即口占曰插花冬宴一頭春一座嗟異戊
申春學為詞章在同隊羣兒每輒居首辛亥春遭所生父

叅判公憂哀戚如成人癸丑畢心制甲寅入南庠乙卯聘
于河東鄭氏忠義衛行司果希壽之門是秋中別舉初試
自是每榜必叅而皆屈於禮闈壬戌夫人鄭氏卒乙丑往
謁退溪李先生泚子禮安陶山精舍受心經陰慶丙寅再
聘于體泉權氏司醴署直長祐之門哀集寒暄堂金先生
世系事蹟及所著詩文諸賢敘述送于退溪李先生先生
之撰集景賢錄蓋本於此丁卯即我 宣廟即位之年冬
中進士試戊辰冬遭清原公憂又遭所生貞夫人李氏憂
千里兩喪偕出一時斬衰服未成而齊衰訃已至得罹醴
變禮有難處適李先生方赴 召洛中公之友人禹秋淵
性傳以先生門人素閑禮學往復稟質商確以定酌禮之
變合理而宜成服禮訖奉訃設位既又成服而留重喪一

日乃始奔哭本生喪皆李先生命也時人曰禮固當如是
也卒未春服闋哭李先生墓于禮安壬申春以大學館薦
授義禁府都事公以薦非常調私義未便欲辭不應母夫
人力勸強仕黽勉就職旋陞經歷公素曉法典又長於吏
材一問未訖獄情俱徹筆翰如流詞理兩盡凡囚之所欲
自露而未能者並皆洞然於一筆之下老囚宿獄皆願就
訊於公嘗問囚數十頃刻而畢堂上諸宰咸吐嗟以為真
奇才也常思左右淑問懼不克仰奉 欽恤之心原情按
律多所伸釋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者乃公平生
所誦而自勗者也萬曆癸酉夏 上庭試文臣公以假注
書入侍周旋諳熟風儀端雅閣老諸公指問稱道六月陞
上經歷甲戌六月拜典牲署直長仕仍次島分署掌畜羔

羊豕嘗多死畜積成宿逋公言於地部而盡蠲之乙亥十二月陞本署主簿是日移拜掌隸院司評即古之都官佐郎也聽理必審剖決必當在官十朔竟無重前一日有與姊壻爭奴就庭者乃先世故人之子公惻然與念喻以同產之義有不可以一奴而構訟者且引世分披喻激切彼即感服停爭而歸奴於姊是夜夢其先人來謝致款丙子四月輪對入侍啓時事若干條以及所職院中弊端九月憲重試別舉擢申科第一人及第十月拜折衝將軍義興衛副司果丁丑正月拜通政大夫公州牧使換拜尚州牧使為政專以平易無怨為主惻怛愛物之心藹然見於色辭莅事必以法而曲盡人情奉公必以誠而務祛民弊至於事之有不可以苟焉者則毅然有不可撓者樂

善好賢禮遇士類其有德學行義為一鄉所推服者必紆車就訪亦或期會於溪山佳處雍容晤語咨訪諄悉衣冠後裔尤加矜護雖或有未學之徒不使編名行伍得以保守家業親舊子弟如有窮乏來依者必曲加周恤內外先世丘壠之在於近境者必皆徧歷省謁戊寅冬丁母夫人金氏憂奉輜車歸葬長湍既及哭設几造正寢結廬慕側往來省侍以終三年辛巳春制終拜司果旋拜坡州牧使慈祥懇惻之政一如處尚之時賢士大夫之處於州境者必待之以禮而推誠相與焉先朝儀賓之後有為官日守者公特令移定良役公每自謂先儒有言人之與人同類而相親况士族之與士族同類中尤是同類豈不尤為相親乎常以此存心而凡遇士族異於凡民是以為士族者

無不感悅而親愛焉 詔使黃翰林洪憲王給事敬民之
來過也民物殘薄迎送之苦殆無以堪焉而賦役必均所
類必從民以是便之癸未秋瓜滿拜副護軍兼羽林衛將
以對讀官取沈友正等三十三人一時同考諸宰凡所去
取多問於公而定焉冬無玉衛將旋拜江原道觀察使是
時北胡搆亂國家多事本道接境三路為直達之要衝前
後將士絡繹相望亦有嶺南徙北之氓轉漕之穀水陸經
由文移兩午公詳思熟籌其於道里遠近郡邑殘盛無不
撫摩調勻處置得宜觀風宣化以崇儒學尚節義為先禮
謁文廟未嘗以多事而或廢接待章甫雖末學寒生視之
異於恒人祀典所載大小祭享教勅列邑必誠必敬忠臣
孝子烈女之已歿者收恤其子孫其或覓存則訪問而禮

遇之勸課農桑惠鮮顛連自為州郡時皆為所先務及到
本道尤加意焉寧越郡舊有樺 位封君之墓塚沒於荒
草蕪穢之中殆過百年曾有為之 啓請封植而制度未
遑又於數年前有一監司請 致祭立祠而猶有所未備
公既躬就謁墓下凡可以致力者無不檢較而加增飾焉
乙酉春瓜滿拜僉知中樞府事夏拜同副承旨秋陞右副
丙戌夏滿付上護軍即拜戶曹叅議秋拜左副承旨冬陞
右承旨丁亥春海西連歲凶歉餓殍滿道 朝廷急於賑
救必須得人 特階嘉善拜黃海道觀察使公既膺 簡
擢感激休惕自初到界盡心荒政躬出入賑濟之場多般
措畫救活甚衆凡有所處置之宜大則驛聞小則自斷不
避勞悴思有以自効其他所以教化設之之政皆畫一關

東之舊偶緣晨夜之餘感冒風露手足不仁心氣重傷即
條 啓明年救荒節目仍引疾乞罷狀未及上 聞而
朝廷聞公疾已先 啓適授僉知中樞府事十月昇還京
第襲封西川君戊子四月疾稍間始拜 命七月入侍
上曰曾聞卿病深以為憂今既見瘳極以為喜仍 問鍼
藥治療之由甚詳再三慰諭 辭旨懇惻入 侍諸臣無
不感激已丑七月兼五衛都總府副總管九月拜判決事
十月適回坐荷傾倒墜跌致傷躄通本職與兼帶只以西
川君丐闕願養冬 引見入侍 賜問遣日本國通信使
可否且 命修功臣謄錄庚寅正月 進忠勳府功臣謄
錄七月拜同知敦寧府事兼五衛將八月拜成均館大司
成是月拜預功臣盟會九月辭通館職旋拜同知中樞府

事十月階陞嘉義辛卯正月兼五衛將又兼曹司衛將俄
兼同知義禁府事三月移拜同知敦寧府事七月拜大司
成十一月移拜漢城府左尹壬辰二月拜兵曹參判四月
倭奴掃國入寇連陷郡邑聲勢危逼以公不閑軍務適拜
刑曹參判是月二十九日 大駕西幸公扈 從以行五
月在平壤 行在所拜司諫院大司諫請告至平壤十二
所之神又與憲府請 親帥扈從諸臣 命駕前進申勅
諸將奮義討賊陳請 天兵尅期恢復七月在義州階陞
資憲八月差請兵陳奏使移拜知敦寧府事公既受 命
不留一日慷慨即行回拜辭 引見 上從容溫諭且曰
卿好為往來卿今所受之任極為重大卿其勉之國之存
亡在卿此行事若得成卿之功也懋哉懋哉丁寧懇到至

再至三戒勅責望之意至深切矣公感激隕越而出晨夜
馳驅不敢少滯既入 皇京呈奏文奉 聖旨有兵部着
了作速說公即呈文禮部乞免上下馬宴且請速打發兵
馬以拯小邦之急又呈文兵部申請益切又詣兵部尚書
石星前痛哭哀籲悲不自勝尚書感動亦泣下沾襟謂人
曰朝鮮請兵使臣至誠哀痛雖秦庭七日之哭幾以加矣
時諸科道多生異議或言只防中國地方朝鮮不須救上
有以多發兵馬必貽弊中夏衆論成波羣議莫定惟石尚
書力主發兵屹然不動其覆題至有請身自東征之語慷
慨憤厲辭直義壯蓋有所感激於公之至誠者矣即令侍
郎宋應昌東赴觀兵先發一萬七千六百兵旋調大軍定
將繼遣皆尚書題本指揮也又陳請兵部受銀子三千兩

質弓箭火器火藥載車二十兩風雪返寒行邁靡遑復

命登 對歷陳以 啓 天心嘉悅勞問備至癸巳正月

欽差提督總兵管寧直侯李如松領南北官軍四萬兵
馬而來擺陣於平壤城門外親領督戰大破據城之賊斬
倭首一千二百八十五級獲馬二千九百八十五匹軍器
四百五十二件救出本國被擄男婦一千十五口捷 聞

上即下備忘記曰今此討賊專由於 天兵而 天兵

之出由於鄭崐壽之陳奏鄭崐壽從當重賞姑先加崇政
其書狀陞堂上帶行譯官問于使臣而賞之即陞拜崇政
大夫判敦寧府事公拜疏力辭 答曰前雖累請遼東雖
許發兵 朝議不一不即來接遂籲 朝廷爰蒙 聖恩
以至今日是誰之為卿功居其首辭之不得勿辭公以闕

北留賊不可稽討上疏請分兵北伐 答曰為國之誠極矣此正予意當議處 下其疏備邊司公又以恢復舊都尤所當急上疏力陳進取王京機務 答曰觀卿上疏知卿忠誠至此當議處時 欽差經畧防倭兵部侍郎宋應昌來駐鴨綠江越遣公差迎慰使渡江迎慰而還又奉使平壤呈書李都督如松張副總世爵請速行進討王城賊倭事宜條陳五策又奉使呈咨文于宋經畧應昌及 欽差經畧禦倭兵部員外郎劉黃裳六月差李提督如松接伴使如漢京回提督分付即南下由公州至全州蓋提督將欲南征使之先往整理軍需也提督行至龍仁旋兵還漢京公亦追還既到益山病瘧留調九月 上傳于吏曹曰當初請兵只告於遼東 天朝汎然應之而已極為矣

心及鄭崐壽承命敷奏至誠專對今日恢復之功專在於鄭崐壽前雖加資不可以止此正一品職除授於是階加輔國崇祿大夫行判敦寧府事西川君秩視三公又傳于政院曰國事一敗朝臣皆竄身自活或初不從之或中路托辭而遁其間之事有不忍盡言者唯數三之臣不顧父母妻子流離顛沛終始扈駕此非一腔忠義者不能也夫龍灣絕塞也人之視之如視鬼域從予到此者鐵石其心國家之恢復實由於駐駕龍灣之致數三臣之功雖山河帶礪不足以報之扈從人員本道屯田為先從優折給時 大駕駐海州未幾還京都公力疾赴 朝上疏請新授正一品階 答曰討賊克復專由於 天兵而 天兵之來實由於卿之敷奏專對其前雖有陳請於遼東而不許發兵

至卿之行乃命將出師今日之功專在於卿輔國之加
豈足以報之卿宜安心勿辭十一月兼判義禁府事差安
集提點都監事務閏月差詔使行人司行人司憲遠接
使伴送至義州而回甲午正月復命十月掌試取文科
柳潭等十人時稱得士十二月以命官掌武科殿試
取九十人乙未夏辭適禁府六月差五衛都總府都總管
以特進官入侍有以宗廟陵寢祭器麤陋未安之意
入啓者公進曰先王祭享器皿既不能精潔則供
御器用亦當儉素如銀器之類不宜用也九月拜禮曹判
書公素諳鍊朝儀朝野皆信其必稱公以為階正一品職
正二品以三公同秩降坐東西辭體面未穩引疾辭適自
是為武正一品之官例不授正二品之職十一月以命

官掌武科殿試取六百餘人丙申正月辭適都總管備
邊司提調接待都監堂上五月拜議政府左贊成以公
會坐次不便辭適丁酉九月兼判義禁府事俄兼五衛都
總府都總管上劄陳衰病不堪之意遂適時有降勅
皇恩在所當謝天朝疑惑在所當辨公差謝恩無辨
誣陳奏使假銜領中樞府事十二月奉表如京師周
旋陳辨天疑洞釋戊戌六月東還復命上嘉敷
奏得伸特命子弟除職以酬其功蓋位秩已極崇班於
身無以加焉也已亥秋啓曰小臣所生父母墳在星州
地昔在乙酉秋蒙恩受暇拜掃今十有五年矣歲丁亥
臣在西海病風庚寅臣在京遘癘其間復緣監司臺諫相
繼陳啓士大夫俾不得歸省先隴壬辰之變賊兵留屯

墓下北域之內斧斤火焰之慘非至一再千里悲彌情理
罔極今者賊兵已退道路無阻伏乞 聖慈特賜歸省使
亂離餘生得見先人丘墓不勝懇悃切迫之至昧死敢
啓時縉紳省墳之路未開故公特備陳 啓請而 上允
之公既歸拜松楸則仍遍省內外先世墳塋以及亂後親
朋之墓且歷訪鄉居士友存問死生各盡歡洽再閱月而
始返庚子夏以堂上接待都監還路墜馬絕而僅蘇旋遭
裕陵國喪力疾奔臨成服之前靡日不詣哭 闕下以
致所傷益重彌留辛丑夏有錄勲之命 傳曰領相李
恒福以都承旨隨予左右不離又為兵判臨亂盡瘁鄭焜
壽得請 天兵以來予意卿二人當為元勲卿等更加詳
察為之公 啓曰壬辰秋請兵之行臣忝差使臣而其前

以咨以揭相繼陳請一一上徹 帝聽我 聖上事大至
誠果乎 天鑑發兵救援 聖旨已降臣行最在於後齋
奉陳 奏一本之外臣未有着力周旋之事願無絲毫可
紀之勞伏聞昨日 下教俾置元勲之列臣聞 命震慄
措躬無地不覺流汗霑背請得 天兵實非臣功前者亦
蒙超陞僭越已甚今冒元勲漸懼愈深何敢強顏等第他
人高下乎伏乞 俯諒危迫 特寢成命俾安愚分惶恐
敢 啓 答曰前雖移咨遼東等處而賫實封赴 天朝
籲彌得請 特蒙 皇恩發大兵來援是誰之功卿宜勿
辭又 下備忘記曰倭賊傾國入寇眾彌百萬連營數千
餘里七道盡陷所餘者唯順安以西數郡此東國開闢以
來所未有之大變也賊酋秀吉覬覦天下要我假道兵力

萬倍於我眇視我國取之如拾芥初欲作為郡縣目以東
人為唱道守長驅直擣關外既破則天下必擾其亮謀秘計
可謂賊中之姦雄又作飛語謂朝鮮同謀開道或稱貢驢
臣服以惑 上國之視聽其布置情狀口不可道亮鋒猝
至力不能捍禦幸而至于 上國之傍一以明此心一以
乞 天兵 天日下臨發大兵而征討挈數千里封疆而
還之此又開闢以來所未有之大功也崎嶇艱險顛沛流
離百折不回伸大義於天下請 天兵而討賊恢復疆土
使 宗社還于舊都此誰之所為乎非亮從諸臣之功乎
此非予一人之私言實天下之所共睹所共知者也孰非
國家之勲而此勲為大孰非忠勤於王家而惟此從臣之
忠勤世未所曾有其功臣之彌宜於前規之外量加四五

字以別異於他功臣添入恢復之意為當卿等義不可辭
公與李恒福 啓曰自古中國於屬國遭亂之日發大軍
終始來救未有若今日 天朝之於我國之為也此則
皇朝曠蕩之 恩古未嘗有也自古屬國為 中朝引大
義斥絕外寇無寧先自受兵而却伸假道之請分死不撓
者未有若今日我國之於 天朝之舉也此則我 聖上
一心事大之誠古未嘗有也惟其如是故致有今日秋毫
渚 聖上之力於臣等何有哉即今寇賊纒退 天朝褒
嘉之典未嘗及於 殿下而臣等先受勲封加之以恢復
之彌乎既無一毫裨補於恢復大計則其不可加數字於
十字之外亦明矣臣等決不敢冒昧承當有若誠有是事
者然伏願 聖賜允俞時禮曹判書柳根上疏有酬勞當

後於天朝褒嘉之說又以此懇控請停上猶不許再
三字辭乃始勉從之壬寅夏又下錄勲之命又有
金軼上疏言不必錄勲者又以此益力控辭而上竟不
允於是功臣磨鍊既已開局矣公自七月罹疾累朔未能
就局上命令留待病間公上劄曰伏以犬馬之疾自七
月累朔未愈又自八月中旬之後右膝生腫晨夜苦痛至
於食飲全廢今四十有餘日矣支離沉綿渺無痊期伏聞
功臣都監待臣病差磨鍊事入啓允下伏念功臣磨
鍊國家重事以臣病遲滯滋久臣不勝惶悶伏乞即命
磨鍊俾無停滯之弊不勝幸甚諫院啓曰鄭崐壽之病
非旬月可差請令見在無故勲臣速爲勘定上以問都
監都監啓曰雖事勢緊急而元勲一人遣爾父病臣等

何敢自請經先磨勘傳曰定功行賞必待元勲共議勘
定鄭崐壽雖曰病重一息尚存予若命他人先爲磨鍊則
是以不起視鄭也事體未安寧遲緩旬月不可苟也公聞
命感激不覺涕下公雖甚久病而神觀益爽著述不倦
論議不衰人或請其少節則曰吾不以為勞也亦所以爲
病中遣懷也自是公病益重屏却粥藥唯用水飲上遣
內醫李種榮問疾又命劑藥賜送又自內累問左右
西川之病今則何如軫念不已公終前數日聞慶尚監司
狀啓中有星隕之變慶然以憂連日不釋易簣之朝顧
謂再從弟述曰國家之事不知將何以為之長吁不已
家事一切不問命取紙筆題詩數句以示侍側子弟又取
初學時所受書丹看下數行置之卧側俄而不救十一月

十四日也享年六十五遠近識與不識莫不嗟惜以為德人止矣訃聞 上震悼 傳曰元勳卒逝不勝驚悼未及受封而先卒尤可慟焉 命即致賻如儀且 賜棺槨又命禮葬為輟朝兩日 命禮曹佐郎李順慶具文以祭 越明年二月九日葬于長湍府臨津廢縣之津東面栢木谷後洞坎山之原從先兆也以前夫人河東鄭氏合祔歸厚署別提俞大逸內資寺奉事李燇後葬觀象監正宋崐相地承文院正字尹衡彥題主皆奉 命也 聖主之所以報於公而在公終始哀榮可謂至矣越三年甲辰七月日錄勳一等 贈忠勤貞亮竭誠效節協策危 聖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造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西川府院君公天資俊

邁聰明絕人六歲就師一授即傳七八歲之時已了文義纔逾十歲略通古今治亂本生叅判府君人稱有鑑識常謂曰何兒異日當庇我門戶所後清原公恒不離膝下凡親舊往來書札皆令代草操筆敏妙未嘗停輟游戲動作常留心文墨未及成童已遍交都下一時儕輩慈祥愷悌樂易平恕孝友本乎天性忠誠出於自然赤心孚於言面和氣暢於色笑待人接物坦無畦畛機關作為容氣張皇無所容於其中不修邊幅不立稜角議論渾厚而明白處事周詳而懇確所後兩親克盡子道清原公性嚴少恕左右承順務得歡心愉色婉容惟恐不至奉大夫人晚年榮養必先養志愛敬俱篤為世所服其於所生府君痛其早孤事大夫人深悶遠離之常多每於歸寧之行雖值大風

雪有所不避在側歡嬉有同嬰兒及丁京鄉兩喪奔走哀
 踊見者皆不覺心肝如摧事兄撫弟友悌深篤兄叅判公
 無嗣命子搜為後而事寡嫂甚敬於所後親庭有未贖賤
 弟妹三四人皆撫摩極其情皆贖而良之其主初有難意
 後皆感公厚德或不受直而許令免賤嘗以辨誣得伸之
 勞命爵其子弟公捨其子猶而授其姪樟楮長於樟人
 有以為一視子姪而無間則固也捨其長而先其弟無乃
 有十起之嫌乎曰吾心豈不知先其長之為當乎第吾家
 則長子已為受職而吾弟之兒尚為白身此吾所未安於
 心而不計其長少之序也律已清慎家甚淡泊而好古愛
 禮治喪奉祭一從朱文公家禮吉凶有疑率皆稟定於李
 先生祭祀所需如有所得必預儲別藏潔淨恪慎祭之日

致愛致虔哀敬備至先代衣冠所藏或香火已廢不識處
 所而公皆搜訪省拜者非止一二其未有表碣者皆極力
 措辦親述陰記而或未及刻立遂為身後遺恨事諸父諸
 祖父愛慕敬謹如待同室之親及其送終亦莫不隨力營
 護以致其誠其有已歿而未及事之焉則亦必為追慕如
 表章行蹟修護立墓等事皆無所不盡焉雖遠代諸祖無
 文渚然也至於異姓之親諸堂叔諸堂兄弟並均親愛或
 有無家室未有所安泊則迎致一家累歲相依而敦睦之
 義未嘗少替所後外黨雖族分稍疎而收恤撫摩無間血
 屬常念所後外家絕嗣欲圖立後而遠近無姓親則躬奉
 香火終身不懈公常曰彼疎黨遠族在我雖不甚切近自
 我先世而視之同一子孫吾豈敢忽略以傷先祖之慈而

負我尊祖之本心哉故雖踈遠之親視之有同於密戚雖
 微賤貿貿而撫接曲加恩意自在布衣時厚族濟物之心
 布在人耳目貴賤親踈咸集其門凡有所屈而欲伸者必
 皆來就自曉至暮應接不遑或因酬應至午而猶未暇盥
 櫛忘食不能以時人有所不能堪焉者而公則怡然無倦
 色蓋非有所勉焉其所性然也生于鄉家居官京都鄉中
 親故子弟及先世外訖之散居外方者入京必先就公皆
 歡然迎接或命留館或具厨供或濟其不之或家貧有不
 能辨焉而披惆露幅款款無他人皆洽然克望如入父兄
 家人或以此笑之或見疲馬破笠細徨閭里之間則必曰
 西川君之客也公或聞之必曠然不以爲意與人交際不
 以窮達死生而有二焉故切偲之歡無間常布收恤孤稚

視猶于姪人之有善愛好而稱慕之其有不及則必以情
 怒凡人過失必爲之矜護常若有所隱蔽者或見子弟言
 人之不善則必不悅而呵抑之曰言人之惡發人之私豈
 有德者事乎見人急難困厄惻矜憐不啻若在己多方
 周救必殫心力橫逆外侮必以理遣不與之相較公之所
 以與人者如是故人必於公皆以誠心相愛無所矯飾至
 於胥吏下賤無不各得其歡心雖傲悍狡黠之人皆不敢
 不以肺腑相輸公於衆人既汎愛弘厚而見有德者耆老
 者喪服者又必加敬禮焉公於物享用必節常曰物是天
 生何敢任其暴殄雖至於水草之賤猶不喜濫傾瀉恣瀾
 躒也行過通衢必由一傍曰中是 輦路所經潛德蘊美
 可書者固多而細節碎行又不可以一一也公少廢常師

出入諸門其所受恩而為情者不一其等而莫不皆以誠
 意敬事至如有久於受業之門則充加盡心終始靡有餘
 憾從李先生受心經得聞聖賢治心大方請問氣質變化
 之法先生教曰如論語中主忠信三字最為切已而其章
 內上下之語皆學者所當用力處也公於是知我東道學
 之有師終身服膺思不敢失墜及先生之喪也既不遠千
 里往哭而弔祭焉一生尊慕亞於所生又於南冥曹先生
 植之赴 召入洛也公累造謁而仰止焉曰先生僻立千
 仞人也公再益州郡再奉方面仁風惠政入民心骨兩州
 兩道之人至今稱之尹判書國馨嘗奉瞻行之 命到尚
 州出入閭閻訪問守令政治時公去未久窮谷愚氓無不
 追思曰前令公如傷之故不敢忘也其後十年尹復為尚

邑熟接士民語及於公必皆曰賢牧使然治惡不饒雖慮
 有一分本情之未伸詢問須審而畢竟究覈必抵於法累
 年近侍深蒙 知遇 上亦嘉公本心 眷注殊異嘗於
 經席講訖群臣相與商確多論人物長短公必先其長
 嘗有人過田畔見駕兩牛而耕者問曰汝兩牛耕力孰為
 優劣耕者即輟止趨而進俯首低聲言曰左牛勝右牛乃
 恠問曰論牛優劣何至於廢耕就前細語密喻耶曰畜物
 雖微豈可於其所聞而評其長短乎其人感歎以為耕者
 之言當為世間喜論人長短者之戒此言雖小亦當喻大
 宣宗稱賞以為卿言甚好須更言之公遂復敷奏 上
 曰斯固厚德之言也公於 筵前時有以方言俗談從容
 啓沃遂被 察納率多類此 宣宗大駕之西幸也事

出倉卒棄其家屬抽身扈陪匹騎單僕備百艱辛而貞心益厲萬死不撓及奉陳顓之命倍道疾驅晨夜催程至於帝都憂慘悶迫聲色動人見者莫不愴然相與謂之朝鮮有此使臣恢復無疑矣既蒙皇上發兵來救得西京大捷賊既退遁乘輿還都八方俱復舊業在人臣當為之職分其庶幾盡之矣而公則一向退遜未嘗自以為勞然而前後聖教褒嘉不一命之為東土之所未有元勳第一既出於特命而一息之存則勘定之命不歸於他人至於公歿之後悼嗟賻祭皆未嘗不以是而丁寧焉吁其盛哉況滿朝卿士大夫之弔哭悲傷山野行路之歎息稱道亦未嘗不以是而為辭至或遠方不識公面之人為就公墓而此功存中興者之墓云則人心之所感

公論之所同蓋不得而誣焉者矣公自奉甚菲薄蔬糞數釘之外肉不得重味裘葛蔽體而已心無兼副破壁虛廳首薦不具門之僮隸既無款段人曰何以能堪其所不堪而公則處之裕如也公於前古史籍東國典故涉獵貫穿旁至小家雜記冷話瑣錄無不閱覽強記嘗與權斯文文海共論東方前代事權亦以史學稱焉而退謂人曰鄭某是東國史畧也尤長於姓氏譜牒京鄉士族歷世名字出處事蹟無不該洽人或來問其世系來歷則必一一歷數而詳說之必曰予之先起於某歷某幾代顯幾代不仕如身親目見而言之者莫不愕然驚歎而悅服嘗欲編次東方氏族之書使為人子孫者各有所考訂焉而晚年居閑房無書寫亦未有子弟輩為之贊成之者舊家世族咸

以爲不幸焉公襟懷蕭散最愛佳山水亦好奇勝事少年時漢水水堅素月流輝與一二同志共爲泂江雪馬之戲趣味爽佚之適到老猶言每遇泉石清潔巖壑窈窕寓興樂玩竟夕忘歸家在南嶽之下寓以慶陰之彌雖在老境猶時陟蚕頭爲觴詠暢敘之遊清踈閑適如不覺簪纓之在身也其按關東也以金剛勝觀名動天下初夏晚秋景象最奇公皆取路山下簡騶從省供臆不貽州郡煩而尋幽選勝探歷靡遺傍海湖山之勝無處不佳公亦皆便宜周覽以爲滌煩瀉滯之助高城三日浦舊有四仙亭即生祖妣金夫人外祖前朝朴學士淑貞所創廢而不修只有縛草老屋陋不可就即命本郡改構頗明媚公自爲記文揭之晚就西湖近地卜得一區結茅數椽以爲怡閑送老

之地而資力不給未及就焉公立朝論事別白可否內斷自信固執不回雖貴育有不以棄焉者是非邪正之辨常判然於肯中有若白黑之難混者慨然深嗟時或與人言及則憤惋不平之氣或不覺其衝口而直出也惟其居常寬厚之量人所共服故其於狷介之操持論之嚴有或未能盡悉也常自以節義砥礪每於古人秉節守義未嘗不發嘆興慕而見世之脂韋無氣槩趨時附勢逢迎阿順者心必賤惡而如無覩也嘗欲建家塾周以垣墻別儲書冊嚴其扃鐫使宗黨子弟咸來觀焉名曰義書別措米布以資親戚吉凶之助名曰義財京鄉子弟之饋學者必有以留教之使子弟中一人掌之節目條理或有次序以爲久遠不替之計耿耿一念常在於此經營籌畫必欲成就而

疾病太遽竟不免齋志而身後子弟亦未有能追奉遺意者豈不痛哉公先配河東鄭氏 贈貞敬夫人後配醴泉權氏封貞敬夫人子男三人長檄孟山縣監先公一年歿次楷今為尾署別坐季榘前義禁府都事出後公伯氏贈戶曹叅判適女一人適東部主簿沈傑孫男三人惟黜惟黜惟黜女二人俱幼側室子三人本東東公為文明白踈暢而詩法清行多不留稿只有慶陰詭餘四冊藏于家公以先世遺稿如雪谷圓齋復齋三集則雖已刊傳而今無板本章敬公及廟親雪軒春谷判牧少尹寺正諸府君遺稿並散落無存僅有一二得見於文選詩林風雅等書收拾採錄合以為一名曰西原世稿繡梓行世又裒錄鄭氏內外世系源派事蹟名曰鄭氏家乘又編集雪軒雪谷

兩祖內外子孫名曰西原鄭氏族譜皆將成書以行而適值亂離搶攘稿未及脫蓋公之先世事凡所以表章而發揮之者皆無所不用其極也又以濂溪先生事蹟著述未有合而為一書者思欲裒集錄書將成笑而又以兵亂書籍無考功未克就嗚呼公勲隆一世位儕三公德洽人心行範宗黨而無田以慶子孫無宅以聚家屬閭巷嗟念行路指說謂以公平生愛人濟物之心如彼其至矣而身後遺業頹落落如是哉此見公不事經營貴而能貧者尤益彰於今日而又何足為公病耶亦不足為公道也但先大王處流離傾覆之際就諸臣羣處之中必擢公以備籲 天之使而公乃挺然身任萬里叫跼卒以出大兵攘醜寇恢復大業永奠無疆此固非尋常遭遇而公之能不

負我 先大王知人之明成我東再造之烈者此豈易言之哉昔者宋夫子代劉平甫狀其伯氏共甫之行有曰謹按令甲考公品秩實應諫行易名之典姓名事蹟又當得書信史以示來世故狀其鄉里世系歷官行事之實以告于太常考功并移太史氏而其事關國體軍機之重者猶不敢盡著然則其不可盡著者寧非有所不敢也歟今述於公之事亦不敢不錄而有不能盡焉者蓋不能盡焉爾萬曆四十一年二月日再從弟嘉善大夫行龍驤衛副護軍述狀

寒岡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